

刑事档案

(第四辑)

黑木摇刘洋摇著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 北摇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刑事档案. 第4辑/黑木, 刘洋著. —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6. 1

ISBN 7-81109-292-1

I. 刑… II. ①黑…②刘… III. 侦探小说—

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53687 号

刑事档案 (第四辑)

XINGSHI DANGAN

黑木 刘洋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经销: 新华书店

邮政编码: 100038

印刷: 摇

版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

印张: 8.375

开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字数: 169 千字

印数: 0001 ~ 3000 册

ISBN 7-81109-292-1/G · 010

定价: 20.00 元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发行部负责调换

联系电话: (010) 83905728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E-mail: cpep@public.bta.net.cn

目 录

摇白骨迷案

(1)

古楼的建筑废墟中，警方发现了一具女人的白骨。在顺藤摸瓜进行侦破案件的同时，又扯出一个衣冠禽兽的企业家，而这具白骨生前就在这个工厂工作，于是，警方将视线转移到了企业家身上，而此时，真正的凶手却就在人们的面前……

摇煤城枪案

(27)

美丽富饶的小城，以盛产煤炭而著称，更有煤都美誉。多少年来，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尽情享受平和安静的生活。1998年6月15日，一件突如其来的案件打破了煤城人民的宁静生活……

摇万里缉凶

(52)

1999年8月9日，福建晋江的安海镇，人们

按照正常的生活习惯早去上班，谁也不会想到会有什么特殊的事情发生，然而早上10时许，安海分局值班室接到报案：恒安集团住宅生活小区501、502室发生凶杀案，福建恒安集团的副总裁一家四口惨遭杀害……

摇毒吻真爱

(106)

南风吹来，罌粟花开，脆弱的心灵被你伤害。清醒的时候如此明白，生命中还有那么多精彩，人生太短，时光太快，怎么能忘怀！让我的人伤心不应该。

摇豺狼末日

(195)

1999年10月10日，江苏省公安厅的刑警总队队长罗文进，正在接受电视台的新闻采访，为前几日破获的连续入室抢劫案进行报道，然而，一起凶残的杀人沉尸案，就在他录节目的当天下午发生了……

白骨迷案

公元2001年6月21日星期四，阿常度过了自己的25岁生日，生日的当天正是公安大学举行应届毕业生典礼的日子。典礼上的阿常显得特别兴奋，由于他在刑侦专业学习成绩突出，早在3个月前就有几个地区的刑警队来学校点名要他。毕业时的分配去向成为了阿常人生最得意的时刻，所有同学都向阿常投来羡慕甚至嫉妒的目光，阿常感觉在公安大学的毕业典礼上，脚下踩的仿佛不是大地，而是天空飘荡的彩云。

阿常最后的选择是北方一个工业重镇。这是一座有着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阿常父亲当年的一个战友掌管着这个城市百姓的吃穿住行，阿常的最后选择不知道是不是与这位父母官有关系，反正阿常是来这里工作了。

市刑警队为了欢迎阿常特地从市警校找来了几名警花站在门前为阿常献花，这情景无数次出现在阿常的幻觉和梦境

中，所以当阿常下车与刘队长握手的时候，一点都没有觉得惊讶。

进入刑警队以后，阿常每天就是按时上下班，跟着开一些整顿纪律作风的会议，两个月内，没有参与任何一起案件的侦破工作，这令阿常有些不爽。还有更令阿常不爽的是同一办公室的老牛同志。阿常来的第一天，走进办公室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主动跟他打招呼握手，唯独这个老牛同志依旧半躺在沙发上看报纸。阿常在办公室里环视了一圈后，发现老牛还是生面孔，就鼓起勇气走近前，还没等张口说话，老牛却一骨碌自己站了起来，整理了一下警服，自言自语地说：“该去办案子喽！”阿常尴尬地把已伸出去的手划了一下又收了回来。老牛走时还看了阿常一眼，慢吞吞地说：“去把我杯子里的水加满，等我回来喝。”

阿常自然没有给老牛把杯子里的水加满，如果阿常为老牛倒水的话，那么阿常也就不是阿常了。

阿常和老牛之间的言行大家都装作没看见。

经常有人说不是冤家不聚头。阿常清闲了两个月后，队长让阿常参与一个案件的侦破工作，搭档和负责人就是老牛。阿常听说这个消息后，闷了半天找队长说给我一个别的案子吧……如果这句话是别人说出来的，刘队长就很可能伸出手来给面前的人一个大嘴巴，可这句话是阿常说的，于是刘队长就耐心地问：“你不是要求参加破案工作的吗？现在

有什么问题……”

阿常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所以在刘队长还没有得到答案的时候，阿常就笑着摇摇头离开了。他心里怎么想的谁都不知道，反正他回到了办公室，一连几天埋头看武侠小说，根本不理睬忙忙碌碌进进出出的老牛。当然老牛也没理睬他，闷头自己忙活着。因为这个案子上级非常重视，省公安厅很快会派人来了解侦破工作的进展情况。

老牛和阿常总算说了有关案件的第一句话。

老牛走到埋头看书的阿常身边，扔给阿常一堆材料，说：“下午省厅来人了解这个案子的情况，你把材料看一下，肯定没有你手里的小说好看，但是作为办案人员，案情都不知道，恐怕也说不过去……”话没说完老牛已经离开了办公室。阿常看了一眼扔在桌子上的材料，拿出了一根香烟叼在嘴上，点着抽了几口，又喝了几口水，才慢吞吞打开材料看了起来。

案情是这样的：一个星期前，城西羊毛衫厂的职工宿舍拆迁，施工队在挖掘宿舍的化粪池的时候居然在一堆垃圾下面挖出了一具完整的尸骨。经法医对尸骨的鉴定分析，死者是女性，年龄大概在18岁到20岁之间，因为尸骨周围没有发现纤维物质，所以推断死者死亡的时候是裸体的。在对整个骨骼的创伤分析来看，骨骼上没有任何损害，但是在口腔牙齿根部有玫瑰色痕迹，所以认为死者是被掐死或窒息死亡，死亡时间距离发现时间大概10年左右。

老牛在向省厅领导陈述案情时，着实令阿常佩服，短短

的几天时间内，老牛已经将有关案件的全部资料调查得清清楚楚，甚至将发现尸骨的现场照片制成了幻灯片，边放幻灯片边讲解。

“这是我和阿常经过对现场勘查后复制出来的原来老楼的结构图，这座老楼有上下两层。根据调查，这老楼原来是本地一个老太的私产，1992 年镇政府把这座楼买下来，准备改建成食堂。但是，因为老楼是木质结构的，不能作为食堂使用。当时的镇政府财政十分紧张，所以没有过多久就把房子转卖给了当时的一个纳税大户，天源羊毛衫厂。1992 年 10 月的时候，天源羊毛衫厂把这座房子改建成了职工宿舍，发现尸骨的化粪池就是这个时候建造的。1997 年天源厂把这个宿舍关闭后，又将地皮转卖给他人盖房子使用。因为盖房子的资金迟迟不到位，所以一直拖到现在才开始破土动工，现场就是民工挖地基的时候发现的。有关尸检报告的情况请我的搭档阿常介绍一下。”

阿常正听老牛讲解得入神，突然发现会议室所有的人都将目光集中在了自己身上，就赶紧拿起老牛为他准备的报告，大声读了起来。边读边注意领导们的表情，他发现自己的表现还不错，领导们听他讲解的时候跟听老牛讲解时一样专注。不由得有些高兴，当然他知道这都是老牛的功劳。所以，阿常偷偷看了看老牛，只见老牛依然如往常一样抱着特大号的茶杯“咕咚、咕咚”地喝水，旁若无人。

阿常的报告结束后，刘队长对案情作了分析：“从现场来看，化粪池的水泥盖是密封的，而且尸骨旁没有发现衣

物，可以认定这不是第一现场。从现场周围的环境来分析，这个楼处在居民区里面，可以排除从外面移尸进入这个现场的可能。而且从覆盖尸体的垃圾成分来看，都是这个大院里的生活垃圾。所以，我们分析第一现场就在这个老楼里面，而且很有可能就在这个老楼中的某一个房间。我认为要查找一下10年前有没有报过失踪女青年的案子。这个犯罪分子很有可能住过这个大院，或者有条件进入这个老楼。根据分析，我们觉得与这个老楼有关系的人作案可能性比较大，但也不排除外来人员进入老楼伺机作案的可能。所以，下一步的工作就是要排查所有住过这个老楼的人员，尤其要注意有过年轻女子的住户。”

刘队长的案情分析完后，省厅领导作了简单的指示就散会了。阿常跟在老牛的身后，看样子是想要说话，可话没出口，老牛突然回头，漫不经心地说：“明天早上你在羊毛衫厂等我吧……”

第二天，阿常早早地就来到了羊毛衫厂等候老牛，他们作为搭档的第一个案件就这样展开了调查。

羊毛衫厂的办公室主任老顾是一个忠厚老实的人，非常配合地将全厂的职工名册和工资单都拿了出来，堆在桌子上有厚厚的一摞。老顾有些担心地看着忙碌的老牛和阿常问：“这么多，要一个一个地查吗？”

老牛头也不抬地说：“是呀，一个个查。”

老顾感慨地说：“你们当警察可真不容易。”

老牛依然不抬头地问道：“老顾，你回忆一下，1992年到1993年期间，这老楼里住过的女孩子有多少？”

老顾想了想说：“来来往往总有几十个吧？……你们说真有一个咱们厂的小姑娘让人给弄死了吗？”

“现在还搞不定是不是你们天源厂的。”阿常说。

这时办公室的门开了，走进来一个肥头肥脑的人，四下看了看，大声地喊：“老顾！”

老顾看到这个人，赶紧走过去，两个人走出房间。不一会儿，两个人又走了回来，肥头肥脑的人此时换了一副嘴脸，直接笑咪咪地跟老牛和阿常握手，嘴里说着：“两位领导辛苦了，我是天源羊毛衫厂的副厂长，我叫蒋宝根。”说完又递上了两张名片，说：“我刚才批评了老顾，他不会办事。你们到我办公室去好了，那里有空调，查什么叫老顾搬过去就行了。”

老牛挥了挥手，低头继续查看。阿常笑着说：“不必了，已经够麻烦你们的了，我们查完了就走。”

“好，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有什么需要问老顾好了。”蒋宝根说完看了一眼老顾，转身离开了。

“你们这里的厂长是谁呀？”老牛见他走了以后问老顾。

“厂长是他爸爸蒋旺，这里的事情主要由蒋宝根打理。”老顾说。

大概一个多小时后，办公室的门又开了，走进一个中年男人，这个人看了看老牛和阿常，向老顾说：“老顾啊，刚才车间里的两个装卸工被开除了。”

“是吗?”

“他们跑到我那里去闹，说陷害他们偷厂子里的原料，还硬扣了他们半个月工资。”

“那是蒋厂长安排的，我也不知道。”老顾说。

中年男人看了看老牛和阿常，用眼神问老顾，老顾忙介绍说：“这两位是公安局的，来调查点事情。这是我们厂的保卫科科长朱金红。”朱金红跟老牛和阿常握手后对老顾说：“那你们忙着，我去问问蒋厂长。”说着走出了办公室。

经过半天的细致排查，阿常和老牛累得头晕目眩。阿常掏出香烟，主动递给老牛，这个信号表明了两个人的关系已经缓和。阿常喊老顾问：“老顾，你们厂子的单子就这些了吗?”

“就这些。”

“你看这上面的好多人都只干了一个月，就领了工资走了，是不是你们这个厂子大多工人都是临时工啊?”

“不是临时工，年轻人心高气傲，怕吃苦，干一个多月就走是常有的事情。”老顾说。

阿常问完，老牛已经站了起来，向老顾告别，两个人离开了办公室。在下楼的时候，老牛说：“这个厂子的账目太乱了，账目上有很多问题，而且住宿登记也没有留底，咱们这一上午时间是浪费了!”

老牛和阿常走出工厂大门，身后突然有一个人跑了过来，两人回头一看，原来是保卫科科长朱金红。

“哎，两位，你们走啊？今天你们是不是来查案子?”

朱金红跑过来说。

“是的，你有什么线索吗？”老牛看了看朱金红，仿佛来了兴致，问道。

“线索嘛，谈不上，我来厂里时间不长。老顾在厂子时间长，他那里假如没有情况的话，你们去找原来厂里的会计王海珍，王海珍知道的情况比较多，厂里的事情一般她都知道。”

两个人回到刑警队后，老牛并没有像阿常想象的那样着急去找朱金红所说的王海珍调查，而是独自一个人对着从化粪池中打捞出来的垃圾发呆，还不时地用小棍子扒拉着看。阿常心里暗自好笑，却也不好表现出来，只好蹲在一边看。只见老牛从垃圾中找出一个方便面口袋，用水冲了冲，仔仔细细看了半晌，突然问阿常：“你说，方便面的保质期是多长时间？”

阿常想都不用想就回答：“3个月。”

老牛抬起头问：“准确吗？”

“上学的时候每天都吃方便面，你说呢？”阿常笑着反问。

老牛站起身来，把手中的方便面袋揣在兜里，喊上阿常，两个人回到了办公室。

老牛回到座位上就找出一个放大镜，反复地对着方便面袋看，过了一会儿，老牛对阿常说：“这种方便面袋在覆盖尸体的垃圾中是最多的，保质期主要集中在1992年的11月

份和1993年的1月份，时间最晚的是1993年的1月8号。方便面的保质期是3个月的话，我们就可以推断被害人的死亡时间是在1993年的1月到4月之间，到现在有8年左右的时间。”

阿常看着老牛，没有说什么，而是接过方便面袋看了看。这时老牛的脚步已经迈出了门槛，回头对阿常说：“还看那个干什么？现在有了时间上的概念，跟我去找王海珍！从1993年的1月份查起。”

王海珍的家住在偏僻的郊区，老牛和阿常费了不少力气才找到了这个和蔼的老太太，王海珍说话慢吞吞的，忙不迭地给他们倒水拿香烟。

“大妈，你不要忙了吧。”阿常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你是天源羊毛衫厂的会计是吧？”老牛接过王海珍递过来的茶水问道。

“我是会计兼办公室主任，早就不干了。”

“怎么啦？”老牛大大咧咧地问。

“下岗了，精简减下来了。”可能是时间久了，王海珍的话语中没有一丝埋怨和遗憾。

“那么老顾是你们厂里的？”阿常问。

“哦，是老顾叫你们来找我的？”

老牛点了点头。

王海珍坐了下来，慢慢说道：“老顾在厂里工作的年头很多了，厂子里的事情他都知道，他还要你们来找我，是把

事情往我这个老太婆身上推啊!”

“那你说老顾知道厂里什么事情?”老牛此时不知道为什么不说话了,只是低头吸烟。

阿常等了一下,忍不住问。

“哎呀……时间久了,记不清了……再说,我也不是厂子里的人了……”王海珍明显有所顾忌,说话遮遮掩掩。

“是这样的,你们原来的天源羊毛衫厂的宿舍有一个小姑娘出事情了,我们最近才发现,时间大概应该在1993年左右,你是厂子里的老职工,有些事情你应该知道的。”阿常说。

“是问你1993年的时候厂子里有没有小姑娘失踪或者什么不对头的事情。”老牛一口气说道。

“有啊,怎么没有。有一个小女孩做得好好的,一个月之后突然不见了。”王海珍的回答令阿常有些意外,他马上问:“你说是什么时候?”

“就是你所说的那个时候呀,她连工资都没领,所以我记得很清楚。”

“小姑娘叫什么名字?”老牛问道。

王海珍想了想,站起身来到一边的写字台抽屉找了找,拿过一个小本子来,边翻看边说:“好像是……黄绢,祖籍四川,现在住在凉乡镇。”

阿常把小本子接过来仔细看了看,老牛接着问王海珍。

“另外还有什么可疑的人?”

“哎呀……时间长了,真的记不起来了。再说现在我也

不是厂子里的人了，拜托你们问问别人，不要再来找我了。”王海珍的话明显是下了逐客令，阿常看了看老牛，老牛已经站了起来，两个人跟王海珍告别后，就走出了她的家。

走出王海珍的家，老牛说既然来了，就直接到凉乡镇派出所去查一下这个叫黄绢的女孩儿。两个人来到凉乡镇派出所，在户籍登记上却找不到黄绢的记录，幸亏一个户籍民警告诉他们，有一个从四川改嫁过来的妇女，来的时候带了一个小姑娘，就住在河边上，他们就直接去了河边。

在河边，户籍民警帮他们找到了这个妇女。据她所说，当年她带着女儿黄绢来到这里，不久黄绢就来到了天源羊毛衫厂工作，可不知道为什么工作了一个月之后就突然失踪了，一直过了几年后她才回家来看她，并说自己在另外的城市已经结婚，并有了孩子。为了证实黄绢当年为什么突然失踪，也要彻底排除黄绢的被害可能，老牛和阿常决定连夜赶往黄绢生活的城市。

黄绢在当街开了一个小吃部，老牛和阿常很容易就找到了她。黄绢听说两个警察是来问自己当年离开天源羊毛衫厂的原因，马上表现得很异常，在两个人的再三追问下，黄绢终于说自己当年离开天源羊毛衫厂是因为被副厂长蒋宝根强奸了，蒋宝根有女宿舍的钥匙，经常在半夜到女宿舍去。事后，蒋宝根给了她一笔私了费，她年纪小不敢去告蒋宝根，回家又担心嫁人的时候难堪，所以一个人偷偷来到了这里，

找了一个男人嫁了。

在回去的车上，阿常和老牛交换了一下意见，阿常说蒋宝根的疑点很大，他有作案的动机和条件，是不是先把 he 抓起来问一下。而老牛却不置可否，只是说现在连告蒋宝根强奸罪的证据都没有，还不能抓人。阿常仿佛看到了本案的曙光，在车上一直说个不停，老牛的态度也很不错，一直微笑着聆听，却没有说什么。

回到刑警队的第二天，作为目前本案唯一可能掌握证据的线索人，老牛和阿常再次走访了王海珍。两人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之后，王海珍终于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王海珍在厂子里的时候，仅她知道的就十有十几个女工被蒋宝根糟蹋了，这些女工已经结婚的怕坏了名声，年纪小的又怕讲了不好找对象，所以都不敢告发他，都是拿了一些私了费就算了，那时候一些不清不白的财务支出王海珍都记了下来。可能是蒋家父子看王海珍知道得太多了，后来就把王海珍下放车间里去了，到了精简的时候又把她精简了下来。根据王海珍回忆，1993年的时候厂子里还有一个女孩子做了几天就不见了，当时蒋宝根叫这个女孩子的男朋友到王海珍那里领了一笔钱，可能就是私了费一类的钱。王海珍又拿出那个小本子，仔细查找了一下，告诉阿常和老牛，那个女孩子的男朋友叫毛阿水。

阿常和老牛经过查找，在一家夜总会找到了烂醉如泥的毛阿水。

毛阿水酒醒后，发现自己已经在公安局的刑警队，吓得不用阿常和老牛怎么问，就什么都说了。根据毛阿水所说，当年他的女朋友叫熊英，在1993年的时候被蒋宝根强奸，事后，熊英就不见了。蒋宝根就把私了费交给了当年也在羊毛衫厂打工的毛阿水，之后，毛阿水一直没有再见到熊英，这笔钱也被毛阿水花光了。今年年初的时候有人说在通县看到了熊英，还说她在那里开了一家理发店。

熊英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当老牛和阿常找到熊英，提起当年的事情，熊英还心有余悸。熊英说当时自己被蒋宝根欺负后，一心想去告蒋宝根，可是她男朋友毛阿水不同意，说要跟蒋宝根私了，还要敲他一笔。后来毛阿水去找蒋宝根私了，回来之后就打骂熊英，说她是自愿的。熊英气不过，就去找蒋宝根，结果被蒋宝根的一群打手打了一顿，还说要是再不离开天源羊毛衫厂就杀了她，当时熊英年纪小，很害怕，就来到了通县。让阿常和老牛感到欣慰的是，熊英主动表示如果蒋宝根被告上法庭，她愿意去法庭指证蒋宝根。

回到刑警队，老牛心情不错，泡茶的时候还特地给阿常也泡了一杯。两个人一边喝茶一边分析着案情。老牛听着阿常假设蒋宝根杀人的分析，只是微笑，并不说什么。他用镊子在覆盖尸体的垃圾中提取的证物里找出一片碎纸屑，仔细看了看，问阿常：“在那些垃圾中是不是还有这样的碎纸片？”阿常也看了看，说：“是有很多。”于是老牛和阿常再次将证物翻了一遍，终于将所有的碎纸片找到，送到了技术